

往事钩沉

## 两送兵员到朝鲜

霍无非

彪炳史册的抗美援朝战争中,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有27个军跨过鸭绿江,与朝鲜军民并肩战斗。在成建制的出国作战部队中,有的兵员是从国内其他部队补充的,我父亲霍文仲所在的第四野战军第45军134师400团,即是这样一支部队。

1952年11月间,父亲所在团接到参加抗美援朝的命令,经短暂准备,于12月中旬从粤西湛江火速赶往广西黎塘,乘军列北上。

父亲也在军列上,那年他23岁,任这个团的宣传股股长,出征前他和战友忙于下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,作入朝作战宣传鼓动,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。

车停武昌,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志愿军棉冬装,换下了嵌着五星帽徽和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胸章的军服,好好地站在站上吃了饭,又日夜兼程继续向北。

1953年元旦,父亲所在团抵达丹东,几天后,全团过了鸭绿江,按照上级的指令,徒步向朝鲜中线战场附近的阳德郡平安里进发,把兵员补充到参加过上甘岭战斗的志愿军15军部队。

过江之后,眼前的惨景深深刺痛中国军人的心,到处是残垣断壁,焦土弹坑,哀鸿遍野,人烟罕见。由于美军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,飞机频繁侦察,狂轰滥炸,部队只能昼伏夜出,白天隐蔽休息,天黑出发行军。即使这样,山上的防空哨时常鸣枪报警,提示我方人车隐蔽,敌机投下的照

明弹把夜幕映得雪亮,发现目标马上扫射轰炸,全团就这样走走停停,很是憋屈。

好在有全国人民做坚强后盾,志愿军的后勤补给有了明显改善,入朝初期一把炒面一把雪、薄衣裹身抗冰雪的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,父亲他们就着咸菜,能吃上热乎乎的大米饭,给身体补充热量。经过几天夜行军,一人不少,零伤亡地把部队带到温泉星罗棋布、热气弥漫的阳德郡平安里,15军很快来人,接收了全团班长以下兵员,首次送兵任务圆满完成。

兵员移交了,父亲他们回国后奉命到山东兖州一带征集兵员,进行义务兵试点工作。地方青年抗美援朝的热情十分高涨,纷纷要求参军,经过动员、报名、体检、政审、定兵等程序,于这年4月征满了一团新兵,乘军列到黑龙江泰来县训练了3个月,出征的命令终于到来。新兵团召开了抗美援朝誓师大会,会上,父亲和另一位干部走到队前,代表部队接过群众的献花,也把沉甸甸的重托捧在手上。这年7月8日,父亲他们第二次入朝,全团由吉林集安进入朝鲜,经温井里来到新尚山脚下,把兵员全部交给驻扎在这里的志愿军部队,待到7月27日停战后,送兵干部才回国。

一踏上东北的土地,地方政府征求父亲一行人的个人意愿,是否愿留在地方工作。父亲等人谢过地方的好意,选择继续留在部队,南下广西玉林,编入解放军第55军。



古城旧事

## 追着“天河”看大戏

彭哲

“七夕”是一年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日。儿时每逢七夕,住在乡下的爷爷总要进城里看大戏,于是小小的我便跟上爷爷年年追着“天河”看大戏。

久居乡村的爷爷是个老戏迷,每逢乡里演戏,他最怕耽搁了开场时间。我打小在爷爷家长大,在他潜移默化的感染下,我成了小戏迷。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七夕,太原城里的各大戏院都打出了应时戏广告,有叫《天河配》的,有叫《鹊桥会》的,更有叫《新天河配》的,八成是有新的“出彩”吧。

儿时的我随爷爷串遍了省城各大剧院,年年轮换着看不同剧种的《天河配》,有晋剧、蒲剧、豫剧及北路梆子等,内容一样,版本却多样。虽然听不懂戏词,但就愿看个红火热闹。

愿意看的是“老牛引路”那一折子。扮成老牛的演员头戴牛头面具,身披暗黄色的“牛皮”,在舞台上屈腰弓背地行走,还要和牛郎对话。我觉得这位演员挺好玩的,一上场便模仿着老牛低沉粗哑的叫声,惟妙惟肖,看后让人感到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要胜于天庭上的诸神。但时值酷暑,扮老牛的演员很辛苦,每次上台前额头都要抹上清凉油,以防中暑,看来戏里“当牛做马”也是不容易的。

还爱看的一折是“鹊桥相会”。豪侠仗义的喜鹊大仙为促成牛郎织女的美好姻缘,不惧王母娘娘的威胁,率领众鹊鸟们大战天兵天将,终于迫使王母娘娘做出妥协,答应了一年一度的“鹊桥会”。戏台上舞枪弄棒的场面煞是惊险,常常看得我跃跃欲试。

最精彩的看点是接近戏尾时,众多靓丽的仙女轻盈舞动着莲花灯,变幻着一个个美妙的造型。当舞台转入暗场时,一盏盏迷蒙柔和的莲花灯便组成了“天下太平”4个字。每当此时,全场掌声爆发,人们由衷地沉浸在牛郎织女相逢的幸福时刻,在心底埋下了“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”的美好愿望。

我还有许多愿看的情景,如凌霄宝殿的壮丽场面,吵架分家的喜剧风格,喜鹊搭桥翻扑跟头的技巧……

如今的《天河配》早已被搬上了影视屏幕,明星大腕的演员阵容吸睛叫座,软件虚拟的魔幻版场景让人如临天上仙境,但我总觉得接地气的还是街头剧院里的大戏,它让追“天河”的孩子们与其只隔着一座舞台的距离。

乡土记忆

## 记忆深处的酱香

骏捷

小时候在老家,每年一立秋,母亲就要准备做豆瓣酱了。

母亲之所以立秋后才做豆瓣酱,并不是怕热,而主要是节约成本。因为做豆瓣酱要用大量的西瓜,立秋以后,天气转凉,吃西瓜的人少了,而这时地里的西瓜还没有卖完,所以卖瓜人就会很便宜地把西瓜卖掉。其次是这时还不到收获的时候,母亲不太忙。

立秋以后,母亲把精挑细选过的黄豆泡一个晚上,第二天煮熟,按一定的比例拌上面粉,然后在我家二楼房间的地上按次序铺上麦秸、草席、油光纸,把黄豆均匀地摊在上面,再在上面铺上油光纸、麦秸,最后把门关上,一周之内不允许开门。二楼是顶层,太热,没法住人,做豆瓣酱正好利用了它的闷热。

7天之后,母亲打开房门,因为焐了一周,屋内的空气很不好,经过通风才能进入,这时的豆瓣闻着也不香。母亲把发霉的豆子掰碎,倒入缸里、盆里,然后让我搬出提前买的西瓜。这是我最乐意干的。母亲把西瓜一个个一刀切开,用勺子挖出里面鲜红的瓜瓤,如果有很甜的,就让我吃;挑剩下的,就倒入缸里、盆里,再倒入盐、熬好的花椒水,搅拌均匀,最后在口上蒙上纱布,搬到平房顶上晒。虽然这时的豆瓣酱是黑灰色的,一点儿也不好看,但经过“秋老虎”的暴晒,就会逐渐变红,而且越晒得红越好吃。但有一点,就是不能进水,下雨前要把它搬到屋里或用盖子盖上,否则豆瓣酱就会很快坏掉。

母亲做的豆瓣酱差不多能吃到新旧交替。母亲做好了,就放在灶房里,每次在城里工作的哥哥、嫁到外村的姐姐回家,临走时母亲总忘不了让他们拿上一玻璃瓶,并且叮嘱吃完了记得把空瓶子带回来。

母亲做的豆瓣酱味道特别鲜美,如果再用油煎一下,吃热蒸馍时夹在里面,感觉吃起来比炒肉都香。

岁月留痕

## 创办油印小报

孔繁贵

有一次查找资料时,偶尔翻出一沓油印材料,一看原来是40多年前我主编的一份油印小报《车间简报》,共出刊17期。报纸的颜色虽已发黄,可它仍然散发着股股油墨香味,沁入我的心扉。我的思绪猛然回到了1977年。

这年,我在原山西晋安化工厂五车间当工人。由于喜爱文学创作,尤其酷爱诗歌,便利用业余时间到车间换板报,出专栏、写墙头诗,组织工人搞赛诗会,车间的群众文化生活一时间有声有色,非常活跃。厂宣传科在我车间搞了一次现场会,推广我们的经验。当时,我担任车间宣传组组长。这年,刚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,群众的诗歌创作积极性非常高涨。为了把车间的动态消息及时地反映出去,宣传组研究决定,创办一份油印小报《车间简报》。从组稿、编辑、刻版、油印均由我一人利用业余时间包揽下来。车间党支部、工会对这项工作非常支持,专门配备了一台油印机。纸张由厂宣传科印刷厂提供,每期印发200多份。

1978年1月,太原市总工会《工人文艺》报

上,出专版刊登我车间工人创作的诗歌。版面上的“编者话”是这样写的:“晋安化工厂五车间的工人赛诗会坚持多年。他们运用诗歌这一战斗武器,面向生产,面向群众,服务政治,鼓舞士气,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中心,起到良好的思想教育作用。他们的做法是党领导,工会办,青年工人做骨干。除车间各小组都有自己的黑板报、墙头诗外,还自力更生搞了油印小报,汇集较好的诗歌广泛交流推广,深受工人师傅们欢迎。在迎新年、再跃进的时刻,我们选登了他们部分作品,这种群众喜闻乐见、易记、上口的短诗,大有推广的必要。”这么高的评价大大地鼓舞了我们办报的信心和干劲。

《车间简报》刊载的内容有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“工业学大庆”“庆七一”专刊,之后还有“大战十天,车间面貌变”……后来,由于纸张无法供求,只得停刊。

这件事虽已过去几十年了,但那时办报的幕幕情景历历在目,仿佛就在昨天,至今难以忘怀。

难忘时刻

## 走进军营看坦克

张会珍

我从小就对解放军有一种由衷的崇敬,儿时的一次军营之行成为我心里抹不掉的记忆。

1970年夏天,我在太铁一中读初中,放暑假了,学校组织我们班到北郊区新店挖防洪排水沟。这条防洪排水沟是用来保护铁路的,每个参加劳动的同学一天能挣八毛钱。这个排水沟工程量特别大,沟深两米多,宽3米,长11米。同学们都带着午饭,每天从太原东站坐火车到新店通勤职工乘车站下车。在我们挖排水沟的东面是坦克部队的驻地,经常听见里面轰轰隆隆地响着坦克的马达声,听着我们心痒痒的,真想跑进去看看里面究竟是在干什么。

一天中午吃完饭,我和几个同学溜达到军营门口,好奇地往里面张望,隐约看见了几辆坦克整齐地排列在一起,我们羡慕极了,心想要是能

进去看看该多好啊。于是我们找到带队的老师,建议他和解放军联系一下,让我们进军营看看。老师答应试试。

十多天过去了,一点消息也没有,再过几天排洪沟就要挖完了。我们几个跑去问老师,老师说:“军营是军事要地,一般人是不让进去的,我已经和施工方的负责人说了,他们答应帮助联系军营。”我们只好回去干活,耐心等待。工程快结束的前几天,同学们像往常一样下了火车赶到工地领上铁锹准备干活,带队老师走过来高兴地告诉大家,解放军答应我们今天中午饭后进军营看坦克,同学们瞬间沸腾了,兴奋不已。

热闹劲过去,大家赶紧跳进防洪沟里继续挖沟,那天上午,同学们挖沟的速度特别快,一天的任务半天就完成了。午饭后,我们在老师和施工方负责人的陪同下,排着队一起走进军营。

走进部队大门,我们向着坦克跑过去,同学们围着坦克转了一圈又一圈,摸摸这个,摸摸那个,脸上洋溢着幸福和自豪。有位同学问陪同参观的解放军战士:“叔叔,我能上坦克看看吗?”解放军微笑着答应了,几个胆大的同学闻讯,“蹭”的一下就爬上了坦克,学着电影《南征北战》里解放军首长那样,一只手叉着腰,一只手像英雄一样,向远处招手。眼睛望着远方,嘴里还念着电影中的台词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,陪同的解放军战士也被我们逗笑了。同学们登上坦克还不满足,又有一位同学问解放军叔叔:“我能不能进坦克里面看看?”解放军战士笑着摇了摇头。

短短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很快就过去了,同学们恋恋不舍地,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军营。

